

越接近真相，希望就越远

国家阴谋XII

刺客印记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陶玲 陈磊 译



IF YOU BETRAY US
WE WILL HAND YOU OVER TO THE FBI
OR WE WILL KILL Y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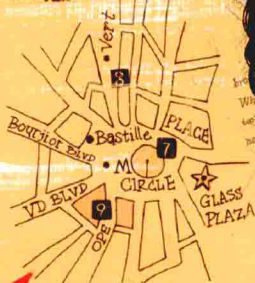
Flight 002

terrori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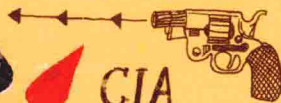
assassin

"Promise me one thing, Juan-Toni Delarocha,"
she said. "Promise me you won't kill me
when you're finished with me."

KGB



Great men are not born great.
Great men become great because
they seize opportunity.



CIA

SPY

Heathrow

Captain Frank Hollibaugh had flown B-25 over North Vietnam,
and he had seen surface-to-air missiles before. For a
brief instant, he permitted himself to believe it
might be something else—a small
stray fireworks. Then, as
the missile raced
toward the light
tower, he realized
the scenario.



Oval
Office

THE MARK OF
THE ASSASSIN

Daniel Silva



国家阴谋 X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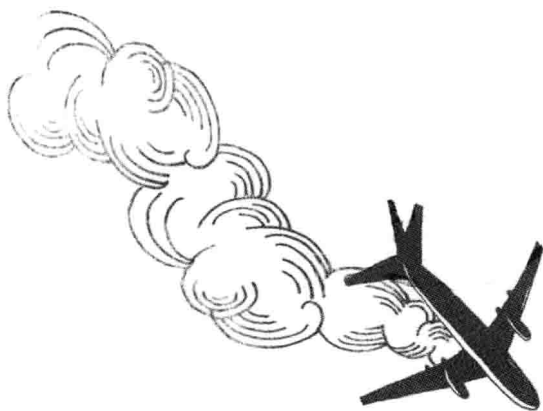
刺客印记

The Mark of the Assassin

Daniel Silva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著

陶玲 陈磊 译



THE MARK OF THE ASSASSIN by Daniel Silva
Copyright © Daniel Silva, 1998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4-43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阴谋 . 12, 刺客印记 / (美) 席尔瓦著 ; 陶玲 ,
陈磊译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14.6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书名原文 : The mark of the assassin

ISBN 978-7-5534-4392-8

I . ①国… II . ①席… ②陶… ③陈… III .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4778 号

国家阴谋 12 : 刺客印记

作 者 [美] 丹尼尔·席尔瓦

译 者 陶 玲 陈 磊

创 意 读客图书

策划编辑 读客朱双南 读客叶拂云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2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 010 - 63109269

发行部 : 021 - 33608311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4392-8 定价 39.9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好友兼著作代理人。

——埃斯特·纽伯格

当然，一如既往，献给我的妻子婕米，是她让这一切变得可能；
也献给我的两个孩子，莉莉和尼古拉斯。

你理应知晓真理，
真理必使你自由。

——《中央情报局信条》，节选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
三十二节

你理应知晓真理，
真理却把你惹毛。
——特工自编版

前 言

一九八六年八月 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边界

探照灯光扫过平坦的旷野。三个人躺在捷克边界内的一条排水沟里：一男一女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试图逃离混乱中的捷克斯洛伐克。

卧在沟里的三个人并不担心如何逃出境。有人命令他们在那个时间点过来，并确保他们能顺利逃到西方。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那些人的话，因为他们三个就任职于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常被叫作克格勃。

那对男女在克格勃第一总局供职。他们的任务是打入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方的俄国异见分子内部。

男孩被指派到执行暗杀任务的第五局。

那男人匍匐到排水沟上沿，窥视着漆黑的夜晚。当探照灯光划过头顶上方时，他就把脸埋进冰冷潮湿的草地。一旦周围恢复黑暗，他就再抬头观察。地平线上，半月低垂，透过月光他刚好能看清楚四周：一座警戒塔，一名边防警察的身影，另一个正沿着砾石路踱步的警察，路的那端就是边境铁丝网。

男人看了看夜光手表，回头用捷克话低声说：“在这儿待着。我

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准备好。”

他翻过排水沟，不见了踪影。

女人看了看那男孩。他最多不过十六岁，三周前，他们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从那时起，她就对他辗转难眠，想入非非了。他真是个俊俏的少年：一头乌黑的秀发，像西伯利亚的湖水般深蓝的眼睛和苍白的皮肤。今晚之前，他从未执行过任务，但却面无惧色。发觉女人在看着自己后，他也直勾勾地盯着她，那充满兽性的眼神让她发毛。

五分钟后，那男人回来了。“快，”他说，“快走，别出声。”

男人伸手把女人拉出了水沟。当他把手伸向男孩时，男孩并不领情，自己爬了出去。边境警察在铁丝网那里和他们会合。他们走了五十米，来到约定地点。铁丝网已经被割开了一道大口子，警卫拉起铁网，三个克格勃特工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奥地利境内。

莫斯科总部的管控军官已经为他们拟好了行动计划。他们要步行到最近的村庄，找到一位奥地利警察。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带到一所为其他东欧难民设立的拘留中心。他们必然会受到奥地利国家安全特工的严格审问，以确保他们不是间谍。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编造自己捷克人的身份，所以不怕出纰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几周内，他们就会被放出来，开始在西方国家执行克格勃的任务。

第五局对那个男孩另有安排。

奥地利边境没有设防。他们穿过了一片开阔地，空气里充斥着粪肥的臭味和蟋蟀唧唧吱吱的鸣叫声。冷月溜到了一缕乌云的后面，四周暗了下来。一条小路果真就在管控军官所说的位置。他说过，看到小路后朝南走，那个村庄就在两英里开外的地方。

小路在柔和的景致中连绵起伏，路面坑坑洼洼的，窄得甚至容不

下一辆马车。他们走得很快，男人和女人走在前头，男孩紧跟其后。半小时后，他们就看到了地平线上的灯光。又过了一会儿，小山上的教堂塔尖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就在这时，男孩从大衣里掏出一把消音手枪，一枪射中了男人的后脑勺。女人猛地回头，惊恐地大睁着双眼。男孩抬起手臂，正对着女人的脸猛射了三发子弹。

十月

1

纽约，长岛附近

他们一直等到第三天晚上才动手。第一晚的天气糟透了，天上阴云密布，小雨淅沥，还伴随着大风；第二天晚上倒是天气晴朗，明月当空，但是猛烈的西北风在海面掀起了巨浪，就连远洋机动游艇也被海浪颠簸得上下摇晃，而那艘波斯威娜钓鱼船简直就是地狱。他们需要在平静的海面上动手，因此他们又驶出一段距离，在翻腾的大海上干等了一宿。到了早晨，也就是第三天早上，海上天气预报显示，风力正在减弱，海况将有所好转，一道锋面缓慢过境后，天气便会晴朗起来。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事实证明天气预报是准确的。

第三天晚上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真实名字是哈桑·穆罕默德，但是他觉得，对一个伊斯兰自由斗士来说，这个名字太过单调，于是他大胆地给自己取了个假名——阿布·吉哈德。他出生在加沙，在加沙城附近的难民营里由一位叔叔抚养长大。在巴勒斯坦起义的石块和炮火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加入哈马斯，在街上与以色列人对抗，亲手埋葬过两位兄弟，以及多得数不清的战友。他自己也负过一次伤，右肩被以色列

军的流弹击碎了。医生说，他的右手功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于是哈桑·穆罕默德，别名阿布·吉哈德，就试着用左手扔石头。

游艇长一百一十英尺，有六个单间卧舱，一个大客厅，船尾甲板十分宽敞，可容纳六十人举办的鸡尾酒会。游艇拥有一流的舰桥，配备了卫星导航和通信系统。舰桥被设计成三人操作，但其实二人就能轻松驾驭。

古斯塔维亚的小海港位于圣巴托洛繆地区的加勒比岛上，八天前，他们从这里出发，慢慢驶向美国东海岸。他们距离美国领海尚远，可已经一路察觉到了美国的监视系统：每天，P-3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在他们头顶飞过；远处的公海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快艇在疾速穿梭着。

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以应对可能会遇上的盘问：游艇是以一位法国投资富商的名义注册登记的，而他们从加勒比海出发，正前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在那里，他们要接一个法国人和他的十二名同伴登船，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加勒比海上之旅。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国人——这是一个同他们走得很近的情报机构官员捏造出来的——当然也没有那同行的十二人了。

至于加拿大，他们更是连边都没打算去沾。

那天晚上，他们摸黑行动。天气还很冷，夜空万里无云，明亮的半月为他们在甲板上的自由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光线。为了躲避上空载有红外线装置的卫星或飞机，他们熄灭了引擎，游艇在平静的海面上随波轻摇。

在黑暗的客厅里，哈桑·穆罕默德焦虑地吸着烟。他穿着一件里昂·宾恩套头羊毛衫、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耐克跑鞋。他抬头看了看另外一人，他们在一起有十天了，但他这个同伴只在必要时才会说上几

句。在一个天气暖和的晚上，船驶近了佐治亚海岸，穆罕默德试图和他聊天，但这男人仅嘟囔了几句，就走进了他自己的卧舱。偶尔他也说上几句，他的阿拉伯语虽然发音准确，听得出是下苦功学的，但却未能掌握其中的细微之处。当穆罕默德问他名字时，这男人用手拢了一下黑短发，揉着鼻子说，如果一定要问的话，就叫他亚萨姆吧。

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真名绝不是亚萨姆。作为一个来自加沙难民营的男孩，穆罕默德可谓是游历甚广，因为他必须四处进行恐怖活动交易。穆罕默德去过罗马，也到过伦敦。他还在雅典待了数月，藏身马德里时，他与一支巴勒斯坦基地小分队一起待了整整一个冬天。这个自称叫亚萨姆、说话带着奇怪口音的男子绝不是阿拉伯人。哈桑·穆罕默德正打量着这位沉默的同谋，他的脸上汇聚了很多奇特之处，穆罕默德试着从中找出相应的地域和民族特征：除了太阳穴周围点缀着些灰发外，他的头发几乎是纯黑的；深邃的蓝眼睛，苍白而毫无血色的皮肤；长而窄的鼻子——像女人的鼻子一样，穆罕默德想——丰满而性感的嘴唇，宽阔的颧骨。穆罕默德认为他也许是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他也可能是土耳其人或库尔德人。有那么一瞬间，穆罕默德甚至有个疯狂的想法：他没准是个以色列人。

穆罕默德望着这个自称亚萨姆的男人走下舱梯，消失在船舱中。两分钟后，他回来了，还扛着一个细长的家伙。

穆罕默德知道，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名字——“毒刺”。

亚萨姆在和穆罕默德说话时，还以为他对“毒刺”导弹一无所知，但其实穆罕默德相当了解它们。他知道这种肩扛式导弹长五英尺，重三十四点五磅。他知道，它采用被动式红外制导以及紫外线制导系统。他也知道，它的有效发射里程大约是三英里。他以前从未真正用它发过一炮——这东西太稀奇太昂贵了，用来做发射试验可消受

不起——但是他已经练习了数十个小时，并且十分清楚它的效果。

“已经预先设置好了，它会追踪一架四引擎飞机。”亚萨姆道，“弹头会击穿目标后再爆炸。”

穆罕默德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把导弹瞄准目标。”亚萨姆用他那字正腔圆的阿拉伯语耐心地說道，“导航系统捕获目标并锁定后，你就可以听见提示音。听见提示音后就开炮。”

穆罕默德抖出一支万宝路递给亚萨姆，但亚萨姆摆摆手，继续他的“授课”。

“导弹发射后，把空的发射管留在波斯威娜钓鱼船上，然后返回远洋机动游艇。”

“他们告诉我要把发射管丢进海里。”穆罕默德说。

“我现在要你把它带回来。一旦飞机坠毁，美国人会用声呐搜寻海底，他们很有可能找到你丢下的发射管。所以要把它运回来，丢到更远的地方去。”

穆罕默德点点头，这跟别人告诉他的有出入，但对变动计划这般解释也在理。整整二十分钟，他们都没再说话。穆罕默德摆弄着导弹的把手。寒冷的夜晚，亚萨姆在船尾自己倒咖啡喝。

接着，亚萨姆走上舰桥去收听无线电。穆罕默德继续坐在客厅里，他也能清楚地听见肯尼迪国际机场航管员的指令声。

两艘体型较小的船系在机动游艇的船尾，一艘是佐迪亚克橡皮艇，另一艘是二十英尺的波斯威娜无畏号钓鱼船。穆罕默德爬到跳水板上，把钓鱼船拉近游艇，越过围栏，坐到钓鱼船前排的座位上。亚萨姆跟着穆罕默德下了舱梯，把“毒刺”递给了穆罕默德。

钓鱼船配备了一个双操作台，中间隔着通道，连结着前后排座位。穆罕默德把“毒刺”放在后甲板上，坐进驾驶舱，发动了引擎。

亚萨姆解开系在游艇上的拴绳，把绳子抛在小艇的甲板上，随后迅速一脚蹬开了钓鱼船。

穆罕默德打开风门，小艇就乘风破浪般地驶向了长岛海岸。

跨大西洋002号航班每晚七点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次日早晨六点五十五分到达伦敦。机长弗兰克·霍林思已记不住自己在两地之间往返过多少次了，而且驾驶的大多是今晚的这架波音747飞机，编号75639。它是华盛顿州埃弗雷特市的波音747生产线上造出的第一百五十架飞机，过去三十年里，飞行很少出状况。

航空预报说，飞行途中天气以晴朗为主，希思罗机场附近有小雨。霍林思预计这次飞行会十分顺利。六点五十五分，乘务长通知霍林思机长，乘客已全部登机。七点整，霍林思下令关闭舱门，跨大西洋002号航班驶离了登机口。

玛丽·洛思是长岛贝肖尔高中的英语教师，兼任戏剧俱乐部的指导老师。之前，她还觉得带俱乐部成员到伦敦进行五天的戏剧观赏和游览活动是个不错的主意，可筹款出乎意料地费劲：他们自己烘烤食品然后举行义卖，帮人洗车，还去参加了抽彩兑奖活动。玛丽自己付了旅费，但这就意味着她得把丈夫和两个孩子留在家中。她的丈夫约翰在贝肖尔高中教化学，要是他也乘飞机去伦敦逛几天剧院，他们的预算就超支了。

学生们像一群动物一样折腾不休，在坐面包车前往肯尼迪机场的路上就开始了：他们大喊大叫，外挂式耳机里传来说唱音乐和“涅槃”乐队震耳欲聋的歌声。玛丽自己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六岁，她每天晚上都祈祷，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进入青春期。这会儿，学生们正在互相扔爆米花，还不忘挑逗一下空姐。玛丽·洛思闭上了

眼睛。她想，他们也许很快就会累了，他们也许会睡着的。

一粒爆米花击中了她的鼻子。

她想，玛丽，你可真是鬼迷心窍了。

当002号航班滑向跑道末端时，哈桑·穆罕默德驾驶着无畏号，正快速驶向火岛的西端，那是长岛南部海岸上一座细长的堰洲岛。

离开机动游艇后，一路上都很顺利。月亮低悬在东面的天空中，他不用开夜航灯也能前进。前方的地平线上，纽约市皇后区亮起了昏黄的灯光。

情况真是好极了：天空晴朗，海面平静，无风。他查看了测深仪，熄掉引擎。无畏号小艇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远处，一艘货船正驶离纽约港，他听到了低沉的汽笛声。穆罕默德打开无线电，调整了一下频道。

五分钟后，穆罕默德听到航管员发出了跨大西洋002号航班安全起飞的指令。他扛起“毒刺”，启动了发射和制导系统。随后，他把它移到肩膀上，透过瞄准设备盯着夜空。

还没看见飞机，穆罕默德就已经听见了轰鸣声。十秒后，他发现了波音747的航标灯。透过黑色的夜空，他跟踪着那架飞机，随即，他就听见了那种声音，提醒他“毒刺”已经锁定了目标。

“毒刺”的固体火箭燃料点着后，导弹呼啸着冲出了发射管，钓鱼船剧烈地晃动起来。在受训时，他的教官曾这样告诉他：“美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宝贝‘毒刺’叫作‘射后不理’武器。”教官是阿富汗人，杀俄国人时弄瞎了一只眼，失去了一只手。射后不理，他默想着，发射后就不管了，就是这样简单。

空发射管明显变轻了不少。穆罕默德照亚萨姆说的，把它扔在了甲板上。接着，他发动小艇引擎快速驶离了海岸。他只回了一次头，

看着“毒刺”正以超音速划过黑色的夜幕。

霍林思机长曾驾驶B-52s型飞机掠过越南北部，因此他也见过地对空导弹。有那么一会儿，他企图说服自己那或许是别的东西——一架着火的小型飞机，一颗流星，一束打偏了的烟花。接着，随着那颗导弹以闪电般的速度无情地逼向他们，他意识到，它绝不可能是别的了。噩梦中的场景变成了现实。

“天主圣母啊。”他嘟囔着。他转向副驾驶员，刚想开口说话，机身就猛烈晃动起来。瞬间，机身被剧烈的爆炸撕裂开来，流火如雨点般坠落在海面上。

那个叫亚萨姆的男人听见了无畏号驶近游艇的声音，于是把强力信号灯利索地闪了三下。小艇进入了他的视线，穆罕默德减弱了马力，无畏号滑向了游艇的尾部。

即使在微弱的月光下，亚萨姆也能从男孩的脸上看到那种近乎癫狂的兴奋、恐惧与仓皇。这能从他那巴勒斯坦人深邃明亮的眼睛里看出来，也能从他慌乱地操控小艇的手上看起来。要是放着他不管，穆罕默德会彻夜难眠，第二天也一样，他会回想这件事，回忆每个细节，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飞机爆炸成火球时的感受。

亚萨姆厌恶那些空谈家，他们把自己遭受的苦楚当成盔甲穿在外面，把恐惧伪装成了英勇，这让他十分反感。他不信任那些心甘情愿过着这种生活的人。他只相信实干者。

无畏号轻轻地靠在游艇的尾部。起风了，海浪柔和地拍打着船只的两侧。哈桑·穆罕默德关掉引擎，爬到小艇的前排座位上，此时亚萨姆也走下了游艇舱梯。穆罕默德伸出手，等着亚萨姆拉他出小艇，但亚萨姆却从裤腰带间抽出一把九毫米格洛克消音手枪，对着这个巴